

清华毕业70年

○ (美) 孙增爵 (1933届)

我与清华

我于1929年进清华化学系，1933年毕业，同年侥幸考上了清华第一届留美公费生。1934—1937年在清华的“姊妹大学”麻省理工大学的化工系进修，1935年得硕士学位，1937年得博士学位，1937—1938年是该校第一届Arthur D. Little 博士后研究生。1979—1983年我曾任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，嗣后又任该会董事、董事长。1977年后几乎每年返校访问。所以我与清华关系，已有70余年之久。

如何上清华

我毕业的高中是浙江省立第一中学（以后改名多次，“浙江高级中学”、“杭州高级中学”等等）。1929年5月的一个下午，我们同级同学在自修室聊天，主要话题是毕业后的计划。忽然教务长刘奇先生来到室内，他问我们毕业后准备去哪里或哪一所大学。那时我们的眼光都很短，只看到杭州的浙江大学、上海的交通大学或复旦大学等。刘先生建议：“你们的眼光应该放远大些，你们应该准备考北平的清华大学。”我们感觉相当奇怪，因为刘先生和那时校中许多教员是北京大学毕业，但他不劝我们去考北大。他说清华校园优美清静，经费充足，教授品质高超，校风良好，实在是求学的理想场所。

许多同学听了，都愿意服从刘先生的推荐，准备在上海应考清华。我们到图书馆翻查上海报纸，《申报》及《新闻报》，找到清华招生广告，但都不免叫一声“苦也”，因为那时清华报名时间已截止了。

刘先生却异常热心，他让我们放心，他可以用学校名义替我们报名投考。一时就有二三十名同学愿意在上海应考，请学校设法。

应考成绩不差，八月发榜，我级同学大约有十人被录取。浙江第一中学上清华的学生，我们是第一批。其中有一位是尚传道，曾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，另一位是程裕淇，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。

1981年10月，我应几位“杭高”同级同学之邀，去杭州与他们重聚。他们告诉我，杭高曾被评为全国六所最好的高级中学之一，评判标准中有一条是有多少毕业生考上清华大学。

清华园生活

回忆在清华就学期间，学校与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卓越。学校给学生很优异的教导，学生们也不辜负学校的期望。

可以很坦白地说，清华的学生，一向是全国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，他们努力求学的精神，深可钦佩。那时清华图书馆每晚七时半开门，在开门以前，门口总排满了学

生，等开门进馆自修，即使天气不佳，下雨下雪，也是如此。

学校授予学生的教育也异常出色。每系的专业教授，虽然是第一流学者，但是清华的教育并不偏于一面，除专业外，对于文化、艺术、音乐、课外作业等，也很注重。例如：（1）那时故宫尚未开放，但是清华学生可以向学校领取免费票游“三殿”。（2）1929年清华请了“票界大王”红豆馆主溥侗先生教京剧与昆曲。（3）西乐方面，有Tonov教提琴，Kupka教钢琴，英语教授Urquhart用唱片讲解一系列的“乐圣Beethoven”。

（4）至于体育，根据马约翰先生的办法，下午四时后，所有学生都有活动，打篮球、踢足球、跑步等。所以学生们受到全面的教育。

但无论教育程度如何，清华收费的低廉，却是惊人。那时清华学费，每学期10元（毕业时学校全部还给学生，作为旅行费）。此外并无图书费、体育费、实验费等（但化学实验难免打破玻璃器皿，却要赔偿）。全国其他大学，望尘莫及。

我认为清华教育的特点，是学校对学生非常信任，很少管束。教授上课时，从来不点名。宿舍中也没有“查夜”举动（我的中学同学在其它大学就没有这样的“自由”）。在某种条件下，学生可以



自由进出图书馆书库（我有时星期天整天消磨在书库中，无目的地翻阅各种书籍，得到了不少“无用”的知识）。这种教导方法，养成了学生们无限的自信心与责任心。多年来清华毕业生，对国家对社会有伟大的贡献，大概要归功于这样养成的“自信心”和“责任心”。

纽约忆旧

1979—1983年，我恭任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，在这期间有三件大事值得记述。

A. 同学会注册

纽约清华同学会，在早期40、50、60、70年代间，是一个友谊交际的团体，每年在母校校庆时举行一次年会聚餐，多年来由黄中孚（33）召集。年会时选会长，有时一年为期，有时连任。1980年初，我与秘书崔兴亚（36），将同学会成为一所有法律地位的组织。

请律师杨镇邦（36）经手，向纽约州政府注册，作为一所非营利性的公司，于1980年4月27日年会时，正式宣告成立。

注册完成后，同学会又向美国联邦政府税务局申请，获取免税地位，以便同学们或其他人士，经过同学会向清华大学赠款时，有减税的权益。办理此事，相当费时、费力、费钱，到1980年12月方才核准。

同学会注册时，用的名称是“Tsinghua Alumni Association, Inc.”，后面不加 New York 或 U.S.A. 字样，故意含糊。原因是：如用 New York 名义，他处同学可能不愿参加（如捐款）；如用 U.S.A. 名义，开年会时，他处同学不易到会，恐不足法定人数。

B. 招待清华代表团

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。1980年5月，清华有一

个10人代表团，由刘达校长率领，访问美国。代表团莅临地点是几个大城市，各城有当地大学作地主，而纽约的地主，却是纽约清华同学会。经不少同学努力安排，多方联络，同学会为代表团安排了参观哥伦比亚大学、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等高校和研究机构；请代表团成员分别到许多同学家里，度一个周末。

刘达校长示意，代表团希望结识纽约地区的知名科技人士。同学会组织了一次科技座谈会，邀请了五六十位科学家、工程师，在联合国广场饭店中集会（中美建交初期，美国还有许多顽固分子反对中国，为保证代表团安全起见，选在该处开会）。座谈会由刘达校长致辞后，请李政道（45—46）、施铨元（37）、张明觉（33）、方俊鏐（37）、贝聿铭等专家作简短报告，陈述几门科学的最新发展。座

谈会后晚间同学会会员在万寿宫餐馆举行聚餐，欢宴代表团，到者约150人。

代表团返国后，刘达校长有谢信如下：“增爵学兄：返国后由于事务繁忙，没能及时称函致谢，歉甚。此次清华代表团访美，承在美校友大力协助，颇为顺利，收获亦丰。特别是在纽约，承你大力支持，多方帮助，得到了我们预期不到的收获。这里我再一次向你表示诚恳的谢意……刘达（七月十二日）”

C. 筹划清华基金

1981年是清华建校70周年。纽约同学会于1980年12月刚获得免税权利，当即联络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波士顿、芝加哥、夏威夷等地的同学会，要求各地同学慷慨解囊，赠款给母校。此举虽然经许多同学努力，但因时间太短，事无先例，成绩不佳，仅筹集到二万余美元。1981年校庆时献给北京清华\$13437，新竹清华\$7746（赠款者自己指定给北京或新竹）。赠给北京的款项，此后大部分用来购买一些生物系仪器，不无小补。

但不久以后32级同学王秉厚，经过纽约清华同学会，独力赠给母校100000美元，开同学报答母校的先例。

展望将来

展望清华前景，我们第一注意到的事件，当然是清华一再声称的“100周年时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”。国外同学，虽然身居异邦，远在万里以外，但对于这个目标却也非常关心。近年来电讯发达，国内消息并不缺乏。在美国刊载国际新闻最多的报纸，大概是《纽约时

报》（New York Times），其中也时时可以读到有关清华的新闻。差不多每次提到清华时，还要补充一句“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大学”。中美领导人士的行动，例如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，2002年胡锦涛副主席访美（报道中都介绍他们是清华的毕业生），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，在清华讲演等，当然都是重要新闻。此外又有引人注目的消息，例如2000年8月4日首页新闻有标题“硅谷原始精神，重现于北京”，叙述清华的几位研究生创办电脑联网企业。2003年2月26日报导清华食堂被炸，体育明星伏明霞、邓亚萍等退出体坛后到清华进修专业等等。

我讲这些新闻，是要表示清华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所世界上的“名牌大学”。如何成为一所世界第一流大学，就要看标准如何决定。

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Lord Kelvin曾说过：“如果你能衡量你所讲的事物或问题，并能用数字来表达，那么你对于这事物或问题，一定有所了解。如果你不能用数字来表达，那么你对这事物的知识大概很浅薄。”

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谈到世界第一流大学，也应该用一些数目字，来表达它的标准。

一所大学，有许多因素，可以用数字表达。例如（1）学生人数。（2）教授人数。（3）学生与教授人数的比例。（4）学校经费。（5）校址大小。（6）图书馆藏书数目。（7）学校师生发表论文的数目与著作书籍的数目……等等。

可是一所大学是培植人才的机构。学校教授与学生的才华表现，

当然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，英国牛津大学，一向鼓吹英国有多少首相是牛津的毕业生。剑桥大学，则能列举许多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是剑桥人物，如Newton, James Clerk Maxwell, J.J. Thomson, Ernest Rutherford等。美国的哈佛大学，可以列举许多美国总统是该校的毕业生，如John Adams, John Quincy Adams, Theodore Roosevelt, Franklin D. Roosevelt, John F. Kennedy等。麻省理工大学，可以列举许多教授或毕业生是诺贝尔奖得主，如Robert Woodward, David Baltimore, Paul A. Samuelson, Robert M. Solow, 丁肇中等。

清华应该考虑一番，用哪一些或哪一套数目字，作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标准，并且预先声明。那么到了2011年可以有明显的证据，是否已达到目的。

余波

我写完了上面的初稿，一两天后自己校阅一遍，准备“交卷”。突然脑中发生一个疑问：“天下最伟大、最美丽、最精彩的事物，真可以用数目字来评判吗？”

Beethoven的第九交响乐，Leonardo da Vinci的Mona Lisa，杜甫李白的诗，Newton的三条运动定律，我们能怎样测量而用数字来评判它们的价值？

我这里所说，和前段所说，一正一反，自相矛盾。但我不敢说哪一面是对的，哪一面是错的。所以都留在这里，供参考。好在中国人的思想，自古以来，认为阴阳两面，可共同存在。2003.4.14

（原载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48期，2003年11月）